



看到的是面孔  
感触的是心灵

# 南沙卫士

脚下是孤悬海上的岛礁，四周是水天相接的汪洋，他们秉承着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、英勇作战、艰苦创业、团结协作的南沙精神，用无畏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和海洋权益。

今天的“士兵面孔”，聚焦4名南沙守礁战士，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青春故事，感受南沙卫士们的炽热情怀与心灵景观。

——编者



【人物名片】闫涵，南沙某守备部队一级上士，荣立三等功2次。

寒潮来袭，海上风云变幻，一排排巨浪从灰黑色的天际呼啸而来，拍击海岸，溅起数米高的浪花。乌云翻滚着，整垛整垛地堆积，不一会儿就像帷幕般遮住了天空。几道闪电撕开灰云，雨珠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。

闫涵正和战友们说着话，庆幸今天装备保养结束得早。集合哨声突然响起，连长钟浪召集分队官兵：“有渔船在我岛礁附近遇险，需要巡逻艇立即前出救援。”话音刚落，战士们高高举起手臂，连长的目光扫过一张张急切的脸庞。

连长正考量着人选，闫涵率先打破了沉默：“我申请当驾驶员，队里我开艇时间最长，大风浪航行经验最丰富。”

连长同意后，闫涵带领搜救小分队向码头进发。闪电一道接一道划破云层，惊雷在耳边炸响。救援的黄金时间稍纵即逝，队员迅速就位，闫涵驾驶着巡逻艇向事发海域进发。

一出潟湖，狂风裹挟着雨幕，3米多高的海浪一阵阵涌来，巡逻艇颠簸向前。闫涵双手紧握方向盘，与海浪奋力搏击，尽力保持行驶速度。

穿过迷蒙的水雾，求救渔船终于出现在视野中。此时，这艘船的船身倾斜已超过45度，在海浪的拍打下，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。闫涵驾驶着巡逻艇不断接近船只，却发现面对光滑的船壁，巡逻艇根本无处靠泊。

危急时刻，闫涵的余光扫到渔船尾部连接着一艘小艇，正在海浪中飘摇。他顿时眼前一亮，立即调整航向，将巡逻艇并靠到小艇边。队员们解开渔船小艇的缆绳，把它牢牢系在巡逻艇上，接着一寸一寸地收紧缆绳，将巡逻艇慢慢靠近渔船。

由于没有舷梯，队员们只能通过攀爬缆绳登船。海浪翻涌，挂在缆绳上的队员们左右摇晃。闫涵嘱咐艇上的队员拉紧缆绳，自己则操纵着巡逻艇前后移动，尽量与渔船保持相同的颠簸频率，减小缆绳的摇晃幅度。

救援从傍晚持续到深夜，历时7个小时，渔民全部被救出。带着劫后余生

## 搏击风浪

的喜悦，渔民们含着眼泪一遍遍地感谢冒险救援的官兵。

返航途中，筋疲力尽的队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巡逻艇主机却突然报警——左发动机停止了工作。

海面上漆黑一片，由于单机行驶动力不平衡，巡逻艇随时可能侧翻。队员们的视线又一次聚焦到驾驶员闫涵身上。

雨水夹杂着翻飞的浪花，打在脸上生疼。闫涵甩了甩因长时间用力有些僵硬的手指，稳稳地说了一句“放心！”

虽然只有两个字的简短回答，但语气中的坚定让战友们倍感踏实。大家都知道这位“老舵手”的本领。某次执行拖带靶标任务时，小艇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，也是他单机航行，顺利驾艇返回码头。

小艇在波峰浪谷间颠簸，承受着海浪的撞击。闫涵牢牢把着方向盘，目光坚毅，手臂青筋凸起，不断进行航向修正。

经过半小时航行，小艇顺利驶进潟湖，平稳靠岸。闫涵紧绷的神色终于放松下来，汗水与海水交织在一起，顺着脸颊流进嘴里，细细品味，竟带着一丝甜味。

## 长征

第5715期

本版文字：徐燕 李吉祥 邢龙龙  
焦舒润  
图片作者：黄鑫隆 左李 孙鑫  
吴立冬



【人物名片】王占武，南沙某守备部队一级军士长，荣立三等功2次。

电子视窗内闪烁着幽绿的点点荧光，操纵员李乾胜聚精会神地捕捉着“敌”情：“方位125度，距离15海里，发现不明海上目标，回波亮度和特性稳定，疑似蓝军舰艇。”

“这是‘烟幕弹’，真目标在这儿。”一级军士长王占武观察了几秒钟后，指着另一个模糊的光点做出判断。由于当天的气象条件极差，这枚不起眼的光点在画面里只隐约显现出一团模糊的黑影。

面对李乾胜疑惑的眼神，王占武快速输入一系列反干扰指令，假目标在他的操作下很快露出原型。而原本模糊的光点此时正散布着时隐时现的回波，向岛礁不断逼近——“敌”情！

结合目标的回波特征、光电信息等，王占武当即判定，这是蓝军某型舰释放的小艇。

李乾胜顿时被惊出一身冷汗，真目标借着海浪对雷达光电的干扰，狡猾地按照假目标的参数航行。如果不细心观察，很容易造成真实目标漏报，落入“敌”方的战术陷阱。

目标判别是雷达兵必须掌握的一门硬功夫。从军28载，王占武熟练背记了各种型号的舰机，并在长期的战备训练中练就了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甚至能通

## 当兵去一线



过光电雷达识别过路商船的船只类型。

“报告指挥员，发现蓝军某舰释放的小艇一艘，初判为实施渗透突袭的船只。”王占武立即报告“敌”情，为指挥员赢得了充分的处置时间。

墙上的时钟指向10点，王占武心想

着交班后要给家里打个电话。这是王占武在礁上连续工作的第5个月。为了参加这次演练，他主动向单位申请推迟休假，也就错过了在家陪妻子庆生的机会。想到妻子辛劳的身影，王占武内心涌起一阵歉意。

当初在原单位时，南沙部队选调的消息传来，领导告诉他，南沙新组建部队急需人才。当时，王占武的妻子刚刚随军，如果选调去千里之外的南沙，不仅意味着要离开工作的“舒适区”，更要舍弃来之不易的团圆。

“到祖国的最前线去，到战斗的第一线去”，这是王占武入伍的初心。当这个机会摆在面前时，他的心又火热起来。两难之际，岗位的召唤最终占了上风。

当他把成功选调的消息告诉妻子时，一向通情达理的妻子却红着眼眶一言不发。怀着满心愧疚，王占武顶着寒风，独自登上开赴南沙的军舰。

转眼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，王占武第一次下礁休假。妻子看着晒黑变瘦的丈夫，满是心疼。在看丈夫写的守礁日记后，她又一次红了眼眶：“你的岗位很光荣，我能理解你。”

第二次离家正逢端午，列车发动时，儿子一边挥手告别，一边大声喊着：“爸爸，我等你回来！”每每想起当时的场景，王占武总是止不住地露出笑意。

“战斗在南海第一线，守卫在最前沿，巡逻在碧海蓝天，光荣神圣、使命庄严……”忙碌碌碌的一上午过去了，广播里响起开饭前的歌声。走在队列里，踏着铿锵有力的节拍，王占武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初心不改的少年。

【人物名片】刘振华，南沙某守备部队一级上士，荣立三等功3次。

北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，海面上浪花翻滚。刘振华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漂浮靶，心头浮上一丝焦虑。

这是南沙岛礁上第一次进行榴炮实弹射击。为了检验射击水平，导演组决定采用体积仅有原来四分之一大小的白色水桶作为新靶标。这么明显的差异，对刘振华来说，无疑是一个考验。

在投放“靶标”前，刘振华特意用红油漆在白桶上刷了一个醒目的圆心，“不但要中靶，我还要正中靶心！”

离预定射击时间还有10分钟，刘振华围着榴炮车转了一圈。这辆车是他最亲密的伙伴。此前，刘振华曾两次前往院校参加相关专业的培训。

多少个日夜，他在训练室里研究榴炮的操作使用、战术应用和故障维修，将榴炮的底数摸得门儿清。在野外驻训时，他曾取得20发实弹全部命中目标的好成绩。

每次实弹射击前，刘振华都会爬上车，就像鼓励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拍一拍炮管。这既是给榴炮车鼓劲，也是给自己加油打气。

离预定射击时间还有5分钟，刘振华深吸一口气，钻进了榴炮车里。他打开直瞄镜，像往常一样，开始进行跟踪瞄准。

在之前的训练中，海上很多移动物体都曾被他当作假想目标来跟踪瞄准。长时间训练下来，刘振华对运动目标的瞄准提前量、海浪的波动周期等都已十分熟悉。可以说，目标运动到哪儿，他的准星就几乎能同步跟踪到哪儿。

他一边观察着靶标，一边默念着：“风速9.5米/秒，流速0.4米/秒，距离4千米，弹丸飞行时间5秒……”所有的参数都已经了然于心，刘振华紧张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。

## 正中靶心



一切似乎很顺利，射击就要开始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朵积雨云从左侧飘了过来，一段雨幕将榴炮与靶标隔离开来。

“打还是不打？”雨虽然不大，但对视线和弹道还是有一定影响的。眼看接近预定射击时间，指挥员询问刘振华的意见。

“战场上哪有因为下雨，就不打仗的道理！”刘振华搓了搓手，估摸着射击时的雨量，重新装订射击诸元。根据经验，他在距离上又多加了10米，以抵消雨水对弹道的影响。

一眨眼的工夫，雨点又大又急，使靶标观察更加困难。刚才还能清楚看见的靶标，现在只剩下一个模糊的、时起时伏的小点，白色的水桶已经彻底融入海浪和雨幕中了。

刘振华的眼睛紧紧贴在直瞄镜上。“在靶标即将隐入波谷时开火，靶标与弹丸正好能交会在波峰处，此时靶标浮动速度最慢，可有效提高命中率。”刘振华心中打好了算盘。

“像打仗一样训练，像训练一样打仗。”刘振华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这句话，自己和“搭档”的训练水平今天该亮相了。

射击时间到了。随着指挥员的一声“开火”，刘振华屏住呼吸，全神贯注地盯着靶标。这一刻，仿佛心跳都停止了。在目标隐入海面的一刹那，刘振华按下了射击按钮。

一声巨响，炮弹穿雨而去，强烈的气旋使得雨滴都四散飞开，远处的靶标应声而破。

首发命中，正中靶心！

## 太阳花

【人物名片】贺茜，南沙某守备部队中士，荣立三等功1次。

傍晚，一阵尖锐的警铃声打破了营区的宁静，紧张的气氛在岛礁上弥漫开来。中士贺茜迅速穿好战斗装具，快步跑向设备仓库。

5分钟内，她和其他4名女兵分工协作，手提肩扛，将数百斤的设备送达战位。架设备、联机线、选频率……经过一番有序忙碌，贺茜接通电话，与固定台站建立起联络。

空气潮湿闷热，贺茜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话机另一头传来待命的指令，她和战友立刻投入到警戒和通联测试中。

演训场一侧是一片鲜艳的紫红色，那是迎风摇曳的太阳花。这种外表柔弱却灿烂明媚的花朵，顽强地盛开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天涯海角，装点着常年高温、高湿、高辐射的南沙岛礁。

演练结束路过那片花坛时，太阳花点着头仿佛在向这群女兵致敬，女兵们则心有灵犀地齐声唱起来：“南沙太阳烈，无名花更艳。南沙海风大，无名花不怕……”这是她们唱给太阳花，也是唱给自己的歌。

回到宿舍，贺茜发现自己的左右脸颊上，不知何时各蹭上了一块黑色油污。望着镜子里的“花脸猫”，贺茜不禁发出了声：“这就是班长所说的兵味吧！”

贺茜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乘坐军舰上礁的情景。当她们刚出港时，浪花翻飞，海鸥翱翔的场景新奇浪漫，可到了深

海区，严冬的风浪威力惊人，她只能躺在床上，任由胃里翻江倒海，7天的航行时间显得无比漫长。

登临岛礁是一个清晨，太阳冉冉升起，光辉点亮海面。站在甲板上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礁堡上“今朝立业南沙，千秋有功国家”的刻字，以及岛礁上空迎着海风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。她的疲惫瞬间一扫而空。

近处湖蓝色的海水向着天际延展成深蓝，宛如一幅渐变的油画。深深吸入一口清新的空气，掬一捧清凉的海水，贺茜完成了与南沙的第一次“握手”，也由此达成了“并肩作战”的约定。

作为第一批上礁女兵，贺茜和战友们一起参观了老礁堡。听着“老南沙”的感人故事，她心里深受触动。

贺茜的爷爷曾是一名军人。贺茜

入伍后，他给孙女写了一封长信，嘱咐她要遵守部队的规章制度，要勇于克服苦难，要团结战友同志。贺茜一直将信带在身边，将爷爷的叮嘱牢记在心里。

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贺茜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在发送给母亲的风景照片里，贺茜着重介绍了那一片迎着阳光绽放的太阳花。她把对母亲的思念埋在心里：“妈妈，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而是坚韧顽强的太阳花，请不要为我担心。”

集合的哨声打断了贺茜的思绪，她用手背抹去脸颊上的油污，快步跑向集合地点。稍作休整，顶着漫天星河，贺茜走在岗位值班的路上。周围一片漆黑，想到远方的亲人已安然入梦，贺茜心里充满了温暖。